

〔蘇聯〕卡彼察著

驅逐艦殲敵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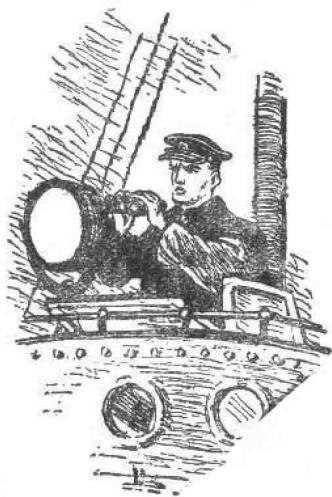


驅逐艦殲敵記

〔蘇〕И. 卡 彼 察 著

〔蘇〕Н. 柯 契 爾 金 圖

陳 以 德 譯



自 由 出 版 社

驅逐艦殲敵記

著者 H. 卡彼察

繪圖 H. 柯契爾金

譯者 陳以德

【文學・藝術】

787×1092 $\frac{1}{32}$ 88頁 105000字 5 $\frac{16}{32}$ 定價頁105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第一版(新一)

本版印數4050冊

1—4050

定價 0.63元

出版者

自由出版社

上海北四川路2056號

總經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128號

三新鐸字所排版*三星印刷廠印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四五號

ПЕТР КАПИЦА
ОХОТНИКИ
ВЫХОДЯТ В МОР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Дет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РСФСР
Москва 1950 Ленинград

內 容 簡 介

本書作者是蘇聯的一位共產黨員作家。衛國戰爭時期，他在愛國主義精神的鼓舞下和千千萬萬列寧格勒的勞動人民一道，參加了海軍的隊伍，從事保衛祖國的神聖英勇的戰爭。本書便是作者根據自己親身的經歷，描寫了蘇聯年青的水兵們在海上，在水底，在敵後衝堅冒險，奮不顧身，掃雷藏敵，護航登陸的各種英雄行為。不僅故事驚險動人，而且這種為祖國忠誠服務的忘我精神，也足為正在向社會主義奮勇邁進的我國青年的光輝典範。

目 次

致中國讀者

前 言

冒險掃雷	5
“你們正向危險的道路行進着”	23
護航	47
水兵見習生	67
水	94
決鬥	116
夜間登陸	130
遠巡	152
譯後記	167

致中國讀者

這些小說，多數是我在衛國戰爭的年代裏寫的。

我不是個職業戰鬥海軍，只是在我的故鄉列寧格勒面臨被圍的威脅的時候，我才參加了海軍。我和幾萬勞動人民一道，自願地到戰時艦隊的軍艦上去保衛自己的祖國。

因為參戰的原因，我不得不在潛水艇和驅逐艦上航行着，搜捕着敵人的潛水艇。因此，我對於水面和水底活動的驅逐艦上的水兵們的生活和感覺，頗為熟悉。

假若我們沒有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發生，那麼，我自然就不會成爲一個作家。我於一九〇九年出生於一個鐵路工人的家庭中。我的父親維持家庭生活都很困難，當然不能夠担负子女入學的學費了。

革命以後，我們的學校免費了，蘇維埃政權使我成爲一個有教養的人，並且使我能夠選擇自己合意的事業。

很早我就開始寫作——十四歲時，我剛剛參加共青團，便開始寫作了。那是年青的蘇維埃國家困難的年代，我很早成長起來，成爲光輝的列寧思想的戰士。我還是一個沒有經驗的青年，就寫着論文和小品文來反對我們的敵人。

我滿十八歲時，加入了共產黨，開始領導鑄工工廠裏的共青團員的工作。在工廠裏我開始寫詩和小說。我的第一本書“春天的法則”於一九三一年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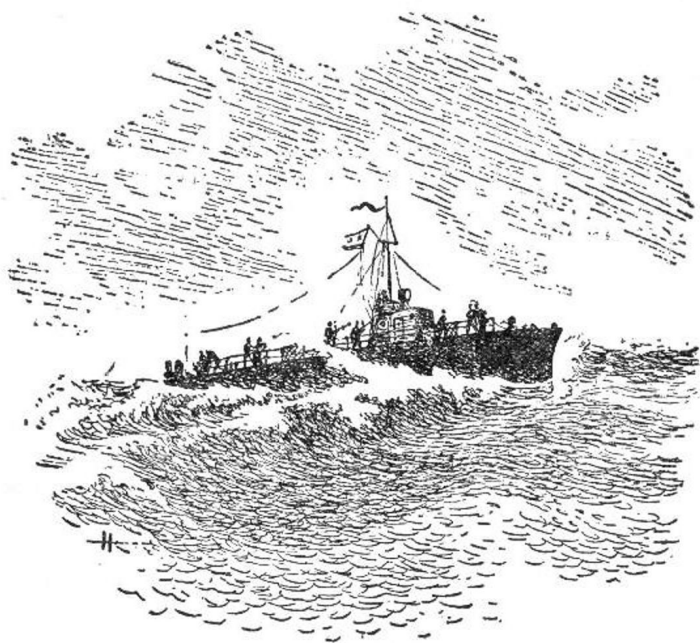
當我們的國家需要一批忠誠的專家的時候，黨派我到高等學校去學習。在專科學校裏我寫了幾部中篇小說。專科學校畢業後，我開始編輯幾種青年雜誌：“年青的無產者”，“營火”，“環球”。

戰前，我寫過一部體育運動的長篇小說“拳鬥家”，被攝製成電影，名稱仍然是原名。戰爭以後，我寫過幾本關於水兵的書：“在遼闊的海洋上”，“驅逐艦殲敵記”，“遠巡”。現在我寫着一部關於我的同時代人們的長篇小說和一部關於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日子の中篇小說。

要是本書裏我這些平凡的故事能使我們的朋友——偉大的中國讀者滿意的話，我將感到很大的愉快。

作者 卡彼察。

一九五四年五月廿八日



前 言

在所有蘇維埃的海洋中，有許多輕便敏捷、伶俐精巧、漆成海水顏色的小軍艦航行着。它們的船緣上，顯現着“小驅逐艦”幾個字。

許多在大的海船上工作的商船隊裏的水手們，常常戲稱它們為“蚊子艇”或戲稱它們為“海鷹艇”；可是軍艦上的水兵們竟簡直尊稱它們為“驅逐艦”，雖然現在這些小軍艦的名字還叫做

“小驅逐艦”。

這些小軍艦裝備精良，建造堅固，能夠經受最狂暴的風浪的襲擊。艦身不大，艦首尖銳，艦尾短削，好像魚雷艦，只是在體積上比魚雷艦要小好多倍。艦上所有的房間——底層甲板和艙房——都是那樣的狹小，似乎不是為成年人而建造的一般。

在這些小軍艦上生活和工作確是不容易。因此，“小驅逐艦”的艦長，總是從那些堅毅耐苦、生活質樸的海員們中選拔出來的，要能幾星期不吃熱的飲食，睡着硬而窄的床鋪，忍受那使人疲竭的海浪的翻騰，忍受寒冷和風暴的猛烈的襲擊。

在偉大的衛國戰爭時期，這些驅逐艦上勇敢的水兵們戰績卓著。他們乘着自己的“小驅逐艦”，深入到那些大軍艦所不能通達的地方。他們在敵後登陸，保護老弱婦孺的運輸，消滅德寇的飛機和潛水艇，搶救沉溺和受傷的人員，衝入築有防禦工事的港灣，勇敢地進行偵察。

他們的行為，就是無限忠誠地為祖國服務的典範。





冒險掃雷

一 敵機佈雷

星期六到了。白天的時候，所有兵艦上的艦員們都揩拭着銅器，用砂擦着甲板，塗刷着艦舷上的斑點和橋樓上風雨剝蝕的部份。傍晚，那些兵艦潔淨得閃着亮光，艦員們便開始準備到岸上去休息。在兵艦上的洗澡間裏，蒸氣吱吱地響着，水嘩嘩地流了出來，一團一團的肥皂泡沫騰脹着。在最下層的甲板上，艦員們修着臉，燙着制服。

每個兵艦上的擴音器播送着很和諧的歌曲和華爾滋舞曲。
國旗和艦首旗在桅桿上迎風飄揚。

小舢板一隻跟一隻地從舷梯邊划出，向着格拉夫斯碼頭駛去。

白色的海軍制服，帽帶上的金色的鐵錨，海藍色的、有着三根細長的像波浪般的條紋的襯衫披肩，在那寬廣的石頭台階上一批一批地掩映着。

成羣的艦員們沿着列寧廣場向各方面分散開去：一批人向海邊林蔭道走去，另外一批人向海軍休憩所前進，還有一批人在歷史林蔭道邊栗樹和金合歡的樹蔭下蹣跚。

只有我們——小驅逐艦上的艦員們，這天夜晚不能夠享受岸上的快樂。整個分隊日夜值着班，於是我們的小驅逐艦便碇泊在埠頭的盡處。

在白天那炫人的太陽過去之後，夜晚顯得安靜和溫柔。既聽不到馬達的轟轟聲，也聽不到絞車的軋軋聲，更聽不到水手長的喊叫聲和口哨聲，甚至海鷗也不像平常一樣地在海港的上空翱翔，却在海灣的淡綠的水面上懶洋洋地搖晃着。只是某些地方有那拉緊着的繫船的錨索在響着，還有從遠處傳來那些孤寂的值班人交談的聲音。

因為艦隊剛剛舉行大演習回來，小驅逐艦上的軍官們和我（一個實習人員），認為這將近星期日的時候，不會有什麼緊急的命令，便聚集在布何夫上尉的房艙裏，玩着“山羊”的骨牌遊戲。

德米特里·安得烈葉維奇·布何夫指揮我們這一分隊。他

做過多年的普通舵手，司務長和水手長，對於航海的事體，知道得很清楚。在任何天氣裏，在黑暗的、無星的夜裏，布何夫可以在那最迂迴曲折的航程中差不多是摸索着開駛驅逐艦。但他却沒有誇耀自己的知識的習慣，德米特里·安得烈葉維奇總是樂意地而且耐心地把自已的經驗講給別人聽。

因為他從來不高聲說話，而且對所有的人都是懷着好感和熱情關心，所以我們也很尊敬他。

布何夫並不顯得特別漂亮。在他那粗糙的褐色的臉上，到了夏天，眉毛幾幾乎晒得發焦，鼻子微微翹起，飽經風霜的嘴唇帶些青灰色。同時德米特里·安得烈葉維奇一對灰色的大眼睛，具有吸引力，並且特別地明淨和溫柔，非常動人。就年齡說，德米特里·安得烈葉維奇比我們大得多，他已經三十六歲了。

所有“小驅逐艦”上的艦員和軍官們都比較年青，差不多像小孩子的樣子。因此愛開玩笑的人便常常稱我們這個聯隊為“青年營”；而且有機會的時候，總喜歡來嘲笑。

常常有大型驅逐艦經過，激起了巨大的波浪。從那巨艦的甲板上便要傳出這樣開玩笑的話來：

“呃，‘蚊子艇’上面的傢伙呀！靠到岸邊去吧！不然的話，將要把你們帶進海裏去，你們可要哭啦！”

“小驅逐艦”上的艦員們對於那些愛開玩笑的人，當然會感覺得惱怒的，但是仍然忍耐着，對他們任何話也不回答。因為每個人心裏都在想，自己實在是不幸，竟到這樣一種小的軍艦上來

工作。

只有布何夫一個人，却好像以在這小驅逐艦上工作而自豪似的，經常反覆地說：

“請等着吧，我們將來總可以證明這些小軍艦能夠做出偉大事情的。大型驅逐艦有什麼稀奇呀！你要在任何地方都把自己表現出是一個真正的水兵，這才比較困難呢……”

他甚至日日夜夜地都不讓我們安息……就是在那巨大的波浪中，在風暴中，也要把我們領出來演習。天氣愈壞，好像愈適合布何夫的口味似的。

“就是這樣！”他說。“要多多地顛簸，要能經受風浪呀！平淡無奇的生活，對於水兵來說，是有害的。”

布何夫是達到他自己的希望了：在上次的演習裏，我們的分隊因為服務優良，曾經獲得別人的感謝。

因此，在這六月的夜晚，德米特里·安得烈葉維奇心境比較愉快，他熱情地玩着。排列骨牌，不是用普通的方式，而是帶着輕微的敲擊，就像打印一般地把骨牌打在桌上。

在我們黑海上，骨牌的遊戲附帶着許多複雜規則的。假若你沒有積滿二十五點，你便不能揭開你的點數。許多骨牌有着非常討厭的規定。假若你的對手當結局的時候是“空的”，那末，你在勝利以前便要站着比賽下去；假若他在最後擺出來的是“鵝鳥和六點”，那末，不管平常所得的點數是多少，凡是你所積聚起來的點數，他都要一起拿去。這樣，使得這種遊戲熱烈而緊張起來。

布何夫比賽的時候和商佳賓中尉同一組。他們是旗鼓相當的對手：很巧妙地贏過我們，把“魚”送出，打進了許多大的“鵝鳥”。我和我同組的伙伴，常常輸了，做着“山羊”。因為要想挽回敗局，我們是那樣沉酣於遊戲中間，竟不知不覺地到了半夜。

出乎意外地，各碼頭和碇泊所都傳出了警報，響起了電話。專差向城裏飛奔報信，運送海員們從岸上回到軍艦來的汽艇和汽船在各港口穿梭似地來去。

大家都覺得這好像是繼續演習，用假定的警報來舉行集合的。

忽然在塞瓦斯托波爾深夜黑暗的天空中，響起了來歷不明的轟炸機聲。探照燈的光芒向天空投射着。測遠儀的人員根據飛機的側影，已經判定在海面上有敵人的“蓉克斯式”飛機迴旋着。

“是什麼誤會吧，”所有軍艦上的人們都這樣想着，沒有人能够設想得出，德國法西斯沒有宣佈戰爭，竟決定發動了這種卑鄙的強盜式的空襲呵。

好像對於那些懷疑者的思想作為肯定答覆似的，城裏傳出了炸彈聲，海灣裏閃射出青紫色的火燄。

“轟炸了！……敵人竟來轟炸我們的和平居民了！”

深夜進犯的敵人，原希望乘人不備地把塞瓦斯托波爾佔領的。但是他們却估計錯誤，我們這批艦隊已經準備對敵人進行回擊了。

瞬息間高射炮連射擊起來了，對着那像飛蛾般閃駛着的敵

機，放射出千百發閃光彈和砲彈。

“已經發生戰爭！”所有的人都瞭解了。“和法西斯德國作戰了！”

第一批奉命立即開往海上去的軍艦，就是這些“小驅逐艦”。敵人的飛機還在轟響着，岸上還閃耀着炸彈的火光，天空中還飛駛着斷斷續續的火線般的各色的彈道，而我們却因為奉命去搜尋從擊毀的飛機上跳傘降落的敵人，已經開足馬力向海上疾駛了。

但是在水面上，我們既沒有發現跳傘人，也沒有發現降落傘。

我們只能夠查明：跟着降落傘落到海裏來的，不是敵人，而是水雷。其中有一個，曾經在淺灘上轟隆地爆炸了起來。

這是些什麼樣的水雷呢，却沒有人知道。不過大家斷定：法西斯的飛機用這些普通的“繫留水雷”來阻塞着我們的水道和港灣。這些水雷有着鐵的昇降錨沉在海底，而充滿爆炸物的角狀的球體，却有鋼索穿引，漂浮在三四公尺深的水裏。這種水雷用掃雷機是不難清除的。

天亮的時候，幾艘小驅逐艦很小心地港灣裏面掃除水雷，察勘着航程中哪兒有降落傘降落的標誌，但卻沒有撈着一個水雷。很顯然，敵人投擲的是些“磁性水雷”或者是些“音響水雷”，它們像石塊一般地沉入水底，躺在那兒不動，這是很難用掃雷機掃除的。

黑海的水雷工兵們提出了幾種掃除屬性不明的水雷的方法。但那些方法都很繁複，並且為了裝備特種的船隻，需要不少的時間。而在塞瓦斯托波爾港灣裏航行，現在已經是很危險的

了。一隻拖船循着那些軍艦駛過的航跡，想試行通過，却意外地爆炸而沉沒了。

已經肯定地知道：德寇的水雷不是立即爆炸，而是在它們上面航行過幾隻軍艦以後才爆炸的。但究竟到第幾隻軍艦它們才爆炸呢，這誰也不知道。

必須採取些什麼辦法。在塞瓦斯托波爾港灣裏，只有小驅逐艦和吃水不深的木船可以毫無危險地航行，因為它們不怕磁性水雷。

在這幾天裏，小驅逐艦担任海上巡查和偵察的任務。它們在航程中遇着了大的軍艦，便小心謹慎地護送着它們，渡過那些危險的地區。

我們這艘小驅逐艦現在要護送大運輸艦了。瞭望的人員報告說：他看見在左邊有一個好像潛望鏡①似的東西，露在水面，後來轉到旁邊去；一會兒却消逝了。上尉恐怕有遭受潛水艇襲擊的危險，便立即轉移輪舵，開足馬力，向指定的地點行駛，同時命令工兵連續投擲了四顆小的“深水炸彈”。

工兵和水手長覺得對於他的命令，執行得很準確。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原因，我們聽出爆炸的聲響不是四次，而是五次。最後的一次爆炸聲最為猛烈，它掀起了很高的、冒着濃烟的水柱。

“多麼奇怪的事呀！”布何夫對工兵叫着說。“投下的是什麼樣的炸彈呢？”

① 潛望鏡是潛水艇在不深的水裏行駛時用以瞭望海面 and 空中的一種光學儀器。

“上尉同志，是小炸彈！”那人回答說。“第五個爆炸聲不是我們的炸彈，很顯然，那是水雷爆炸了呵。那邊有殘餘的浮標漂浮着……在它的上面還有紅色的小旗幟呢。”

這些浮標就是敵人降落傘降落地點的標誌。

“這就是說，因為這些小深水炸彈的爆炸，已連帶使敵人的水雷炸起來了。”布何夫高聲地判斷着說。“它們完全都是這樣容易爆炸的麼？如果打聽出來，將會很有趣的呢。”

到了指定的地點以後，他便把經過的情況向領導上報告，並且預備把自己的推測加以檢驗。

二 布何夫初次炸毀水雷

第二天，在敵人佈着水雷的地區，一切航行完全停止了。就是小舢板也沒有權利在港灣裏的無人地區渡過。

早晨，在那耀眼的克里米亞的太陽光芒下，一艘小驅逐艦從南港出來，向那封鎖着的水面駛去。

這艘小驅逐艦沉着地朝那帶有小旗幟的浮標那兒疾駛過去。這些浮標警告着：就在這一帶的水底下，潛藏着敵人降落傘降落下來的水雷。那些大軍艦的司令台上以及岸邊瞭望哨的高塔上幾十副眼睛都注視着這艘小驅逐艦。

小驅逐艦走近危險地區時，急劇地增加速度，並且開始投擲“深水炸彈”。艦尾的水翻騰起來。炸彈帶着啞啞的吼聲在海面掀起了很高的多泡沫的浪頭。忽然間，在那單調的轟炸聲中傳出一種不平常的強烈的爆炸聲來。一股巨大的水柱，向天空飛